陝西通志

第七十六卷
紀事一
唐虞至漢

LIBRARY
OCT 2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93
S4555
1735
V.76

陜西通志第七十六卷

紀事一

古昔國君左右有史秉與檮杌實維載紀矧此舊邦政有張弛戰甘伐崇獮狁啓通漢唐鼎移氐羌蠭起巡狩會盟命將出使鑒於澂時得失臧否關内編年綱目竊取作紀事志第二十九

唐虞

帝堯五十載帝觀于華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富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何辱之有南華經○按注華西岳山名

七十四載虞舜攝位巡于西岳

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岱禮虞書舜典帝堯七十四年舜巡狩四岳竹書紀年舜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史記封禪書

【夏】

后啟三歲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夏書甘誓啟即天子位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遂滅有扈氏史記夏本紀○按地理志扶風鄠縣是扈國

帝癸三歲畎夷侵岐

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後漢書西羌傳后癸三年畎夷入於岐以叛竹書紀年

六歲岐戎來賓

帝癸六年岐踵戎來賓竹書紀年

二十二歲公劉遷國於豳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即詩經大雅

公劉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自漆沮渡渭取材用正義曰公劉從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爲用也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史記周本紀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于豳匈奴傳

商

王小乙二十六祀古公亶父自豳遷岐改國號曰周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詩經大雅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周頌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薰育攻之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踰

梁山止于岐下豳人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于岐下他旁國亦多歸之于是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史記周本紀古公去豳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吳越春秋

王武乙三祀王賜周岐地

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竹書紀年

王辛六祀周始禴于畢

帝辛六年周文王初禴于畢竹書紀年○按畢在今咸陽縣西北

十三祀西伯獻洛西地請除炮烙之刑許之

紂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史記

周本紀

十四祀虞芮質成于周

虞芮質厥成 詩經大雅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之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 詩傳

十五祀西伯田于渭陽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于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史記齊世家

十六祀西伯徙都於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詩經大雅文王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征阮疆而出以侵密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爲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詩緝註

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恐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汲冢書

十九祀西伯伐崇因作豐邑徙都之

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詩經大雅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左傳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征伐西伯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史記周本紀○按詩註豐即崇國之地

今鄠縣杜陵西南

周立靈臺于豐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經大雅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周易乾鑿度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于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劉向新序

武王十三年春二月王遷都于鎬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詩經大雅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詩註

夏四月王至自伐商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周書

武王伐紂居酆鎬放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　匈奴傳

成王五年大蒐于岐陽

成王有岐陽之蒐　左傳

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　杜註

昔者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茆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　外傳

七年春二月王自周至豐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于文王廟　孔氏書疏

十年王游于卷阿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詩經大雅召康公

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詩註

三十年驪戎來告兵

成王三十年離戎來賓注離戎驪山之戎也爲林氏所伐告于成王竹書紀年

穆王元年春正月作昭宫

元年巳未春正月王即位作昭宫竹書紀年

冬十月築祇宫于南鄭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鄭竹書紀年注

九年築春宫

王所居有鄭宫春宫竹書紀年注

十四年夏作范宮

五月作范宮　竹書紀年

懿王元年徙都槐里

自懿王爲政周綱不振王室始衰徙都于槐里　雍大紀　懿王自鎬徙都犬丘一曰廢丘今槐里是也　索隱

七年西戎入寇

懿王七年西戎侵鎬　竹書紀年

十三年翟入寇

懿王十三年翟人侵岐　竹書紀年

厲王三十六年西戎入寇

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　史記秦本紀

宣王元年命秦仲討西戎

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史記秦本紀

命尹吉甫帥師伐戎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詩經小雅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詩傳

○按詩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焦穫鎬京皆京畿地

六年秦仲伐西戎死之王命其子伐戎破之

西戎殺秦仲秦仲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莊公居其故西犬丘史記秦本紀

幽王六年戎圍犬丘

襄公二年戎圍犬邱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

史記秦本紀

十一年申侯以犬戎入寇戎弑王于驪山

幽王嬖愛褒姒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黿以入王後宫後宫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去之宣王之時童女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鄉者後宫

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于王以贖罪棄女子出于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宗祀史記周本紀

平王元年始命秦爲諸侯賜岐豐地

周辟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平王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而與東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史記秦本紀

犬戎殺幽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匈奴傳

秦祀上帝於西畤

秦用駵駒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史記秦本紀　秦立西畤祠白帝年表　襄公始列爲諸侯自以居西故作西畤索隱

九年秦徙居汧渭

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月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史記秦本紀○按竹書紀秦遷于汧陽在平王十年

目前編

十五年秦作鄜畤

秦文公十年作鄜畤史記年表於鄜地作畤故曰鄜畤索隱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漢書郊祀志

二十一年秦伐戎收岐西地以岐東地歸于王

秦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于是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王史記秦本紀

桓王六年冬秦徙居平陽

秦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史記秦本紀平陽故城在岐州岐山縣秦寧公徙都之處括地志

七年秦滅蕩社

秦寧公二年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史記秦本紀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裔其邑曰蕩社索隱○按徐廣注蕩社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

十二年秋秦人侵芮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十八年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左傳○按通典同州馮翊縣古芮國

二十三年秦伐彭戲氏

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封宮史記秦本紀○按正義戲戎號蓋同州彭衙故城

莊王十一年秦滅小虢

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史記秦本紀○按虢故城在寶雞縣東

僖王五年秦徙居雍

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牲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史記秦本紀

惠王五年秦作密畤

秦宣公四年作密畤史記年表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括地志

晉人伐驪戎

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左傳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爲禍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史記晉世家

十七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春公敗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紀事年表

二十三年春晉公子夷吾奔梁

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將奔狄郤芮曰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左傳○按括地志韓城縣南少梁故城古梁國

五年冬晉乞糴於秦

冬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役左傳

六年冬秦乞糴於晉晉不許遂發兵伐秦

晉惠公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

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史記晉世家

七年冬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

晉侯之入也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左傳晉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騺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

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
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
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
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
食馬之德史記秦本紀○按括地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

王命秦伯釋晉侯

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
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亦爲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
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
子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史記秦本紀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

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左傳秦歸晉侯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爲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史記秦本紀○按括地志王城故城在朝邑縣

十一年秦滅梁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

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之左傳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

晉惠公病子圉亡歸晉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發兵送重耳使人告欒郤之党爲内應殺懷公于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已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史記晉世家

十七年春秦伯帥師勤王次於河上

太叔以狄師伐周王出適鄭使告難於諸侯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左傳繆公二十五

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史記秦本紀

夏四月晉侯伐戎

襄王告急于晉文公文公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内周襄王居於洛邑當是之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西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史記匈奴傳○按徐廣注圁在西河洛在上郡馮翊間

二十七年春二月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左傳○按地理志彭衙故城在今白水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以

報彭衙之役左傳○按路史汪秦邑同之白水有汪城

二十八年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而還左傳○按括地志王官城在澄城西北六十里左傳秦伐晉取王官即此先言渡河史文倒耳

二十九年秋晉侯伐秦

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左傳○按新城在今澄城縣東北二十里

王賜秦金鼓命爲西伯

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賜繆公以金鼓史記秦本紀王賜秦伯金鼓命爲西方諸侯伯綱目前編

三十三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

晉靈公二年秦伐我取武城史記年表秦康公元年晉襄公之弟名

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二年秦伐晉於武城報令狐之役秦本紀○按正義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北

頃王二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

晉靈公四年伐秦取少梁史記晉世家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報少梁也左傳杜註伐秦拔少梁秦取我北徵史記年表○按索隱徵蓋今之澄城也

五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崇急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左傳崇秦之與國杜注○按崇今鄠縣

六年春秦師伐晉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左傳

定王六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宣公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左傳

十三年秋七月秦伯伐晉晉敗秦師於輔氏

宣公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左傳○按輔氏今同州地

簡王六年晉侯秦伯夾河而盟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

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左傳

八年夏五月晉侯以諸侯之師伐秦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於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逆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左傳○按杜注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

靈王八年秋楚子師于武城援秦以伐晉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

還業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楚子曰吾既許之雖不及晉必將出師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左傳

九年夏五月晉師伐秦

夏五月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左傳

十年冬秦人伐晉戰於櫟晉師敗績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左傳

十三年夏四月晉荀偃以諸侯之大夫伐秦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

向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若
社稷何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
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杜預云棫林秦地
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起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
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
之役欒鍼曰此報櫟之敗也又無功晉之恥也與士鞅馳秦師死
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弗逐
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左傳

二十九年夏楚師臨上雒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襲梁及霍單浮餘蠻氏蠻氏潰蠻子赤
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
於倉野杜預云菟和山在上雒東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

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杜預云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執蠻子以畀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左傳

定王八年秦伐大荔取王城

秦厲共公十六年塹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史記秦本紀大荔戎之別種也大事記是時義渠大荔最强築城數十皆自稱王外紀

十三年秦縣頻陽

秦厲共公二十一年初縣頻陽史記秦本紀○按頻陽今富平地

晉取秦武城

晉取武城史記秦本紀

十七年晉知開奔秦

秦厲共公二十五年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史記年表

十八年秦城南鄭

秦厲共公二十六年左庶長城南鄭史記年表

二十一年晉知寬奔秦

秦厲共公二十九年晉大夫知寬率其邑人來奔史記年表

二十八年秦南鄭反

秦躁公二年南鄭反史記秦本紀

考王十一年義渠伐秦

秦躁公十三年義渠伐秦侵至渭陽史記年表自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其遺脫者皆西走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後漢書西羌傳

威烈王四年秦作上下畤

秦靈公作上下畤於吳陽（方輿勝覽云吳陽吳山之陽在隴州）上畤祭黃帝下畤祭炎帝（大事記）

七年晉魏斯城少梁

晉烈公元年魏城少梁（史記年表）魏有大梁故以少梁別之（正義）

八年秦人晉人戰於少梁

秦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史記年表）

九年晉魏氏復城少梁

魏文侯八年復城少梁（史記年表）

秦塹河瀕

秦靈公八年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史記年表）魏城少梁而秦塹河瀕蓋相備也（綱目前編）

十一年秦城籍姑

秦靈公十年補龐城城籍姑史記年表龐及籍姑皆城邑之名補者修也謂修龐而城籍姑也索隱○按明一統志籍姑在韓城縣北

十三年晉敗秦師於鄭

秦簡公二年與晉戰敗鄭下史記年表○按鄭在華州北

十四年晉人圍秦繁龐

魏文侯十三年公子擊圍繁龐出其民人史記年表○按繁龐城在韓城縣

十七年晉伐秦築臨晉元里

魏文侯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史記魏世家○按正義臨晉在同州馮翊縣西南

十八年晉人築洛陰郃陽

魏文侯十七年子擊西攻秦至鄭而還築洛陰郃陽史記魏世家

秦塹洛城重泉

秦簡公七年塹洛城重泉史記年表○按明一統志重泉城在同州蒲城縣

安王十二年秦侵晉陰晉

魏文侯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史記魏世家○按括地志云陰晉今華陰縣

十五年秦敗晉師於武下

文侯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史記魏世家○按武下即武城地

秦取南鄭

秦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鄭史記秦紀

十九年秦城櫟陽

秦獻公二年城櫟陽史記秦本紀

顯王元年秦作畦畤

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禮白帝史記封禪書

五年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

秦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史記秦本紀○按括地志堯門山俗名石門在雍州三原縣西北

六年秦攻少梁

趙成侯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史記趙世家

七年秦敗魏師于少梁取龐

秦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戰少梁虜其將公孫座史記秦本紀魏惠王九年秦敗我少梁取龐魏世家○按龐即繁龐

十四年秦魏會于杜平

秦孝公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史記秦本紀○按正義杜平在同州澄城縣界

十五年秦取少梁

魏惠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史記魏世家秦孝公元年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

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河西地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孝公拜爲左庶長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史記秦本紀

十九年秦徙咸陽始廢井田

秦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史記秦本紀

二十九年魏割河西地於秦

衛鞅說孝公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遺公子卬

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
盟樂飲而罷兵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公子
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
秦以和史記商君傳

三十一年秦誅商鞅滅其家

鞅既破魏還秦封之商於十五邑號爲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
多怨望者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
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
君嘆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弗受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
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鄭縣也在今華州秦發兵攻商君殺
之車裂商君遂滅商君之家史記商君傳

三十六年秦大敗魏師取雕陰

秦惠文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史記秦本紀魏襄王二年秦取我雕陰年表○按括地志雕陰故城在鄜州洛交縣北

三十七年魏人以陰晉歸秦

秦惠文王六年魏以陰晉爲和命曰寧秦史記年表

三十九年魏獻少梁於秦

魏襄王五年與秦河西地少梁史記年表

四十一年魏賂秦上郡地

秦惠文王十年魏納上郡史記秦本紀秦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乃以張儀爲相張儀傳○按正義上郡今鄜綏等州

赧王二年秦魏會於臨晉

魏哀王六年秦來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王會臨晉年表

楚屈匄伐秦

楚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廝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索隱曰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則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徉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尚薄耶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史記

楚世家

三年秦敗楚師取漢中楚復襲秦又大敗於藍田

楚懷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王大怒乃悉國兵襲秦戰於藍田正義曰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大敗楚軍史記楚世家

甘茂因張儀樗里子求見秦惠王王見而悅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甘茂傳

張儀曰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張儀傳

五年秦魏會於臨晉

梁哀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於魏史記魏世家

七年秦韓會於臨晉

韓襄王四年與秦會臨晉史記年表

九年趙略地至榆中

趙武靈王二十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史記趙世家　王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戰國策○按括地志榆中勝州所治榆林縣是

十三年秦及魏韓會於臨晉

梁哀王十七年與秦會臨晉史記魏世家　韓襄王十年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晉至咸陽而歸年表

十五年趙略地至九原

趙武靈王二十六年攘地西至雲中九原史記趙世家○按括地志九原漢更名五原故城在今榆林縣界

十六年趙君自九原入秦

趙武靈王二十七年立王子何爲王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

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史記趙世家

秦誘楚君槐於武關執之以歸

楚懷王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盟於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敢以聞下執事楚王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無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王

子子蘭勸王行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禮因留之史記楚世家○按一統志武關在商州上洛縣界

二十年趙滅中山遷其君于膚施

趙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于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史記趙世家○按年表趙惠文王四年滅中山此云三年互異

二十八年秦王略地

秦昭襄王二十年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史記秦本紀

三十五年楚獻漢北于秦

楚頃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漢北地予秦史記楚世家

四十六年秦誘殺義渠戎于甘泉

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于

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史記匈奴傳

秦

始皇帝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不克

趙悼襄王四年龐煖將趙楚衛燕之銳師攻秦蕞徐廣曰在新豐不拔史記趙世家

九年夏四月嫪毐伏誅遷太后於雍

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年少太后竊私通呂不韋始皇帝壯不韋恐事覺禍及乃進嫪毐詐爲宦者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太后恐人知之詐從宮居雍嫪毐常從始皇九年有人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夷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史記呂不韋傳

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

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殉滅其宗始皇本紀

二十年燕人使盜刺秦王不克

燕太子丹故常質于趙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于秦秦王遇丹不善丹怨而亡歸求報秦王問鞠武田光光曰所善荊卿可使也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軻未有行意秦王翦破趙進兵略地至燕南界丹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雖欲長侍其可得哉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

困來歸丹丹不忍軻乃私見於期曰秦之待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凌之愧除矣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者也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哭然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燕勇士秦武陽爲副至秦秦王爲之大喜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色變軻取秦武陽所持地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軻逐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兵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左右乃曰王負劍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其匕首以擿王不中於是左右殺軻

秦王大怒發兵伐燕史記荊軻傳

二十六年秦王更號皇帝徙豪傑於咸陽

秦初并天下秉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爲紀更名河曰德水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史記始皇本紀

作咸陽宮

初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徐廣曰在高陵縣正義曰在岐州雍縣東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史記始皇本紀

二十七年作信宮及甘泉前殿

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史記始皇本紀

三十二年帝巡北邊從上郡入遣將軍蒙恬伐匈奴

始皇使蒙恬將三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史記匈奴傳　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項羽本紀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　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史記蒙恬傳

營朝宮作阿房

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廷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爲複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

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為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可得始皇乃令咸陽旁二百里内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幸梁山宮在好畤縣從山上望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史記始皇本紀

阬諸生於咸陽使長子扶蘇監軍上郡

侯生盧生相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貪于權勢未可為求仙藥乃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

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
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
阬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
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史記始皇本紀）衛宏詔定
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
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
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
不決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儒林傳注）

二世皇帝元年夏四月復作阿房宮

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
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
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徵材士五萬人爲衛狗馬禽獸當食者多

調郡縣轉輸菽粟芻稾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史記二世本紀

秋七月楚人伐秦次戲秦章邯擊敗之

周文通鑑作周章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史記陳涉世家○按地理志戲在新豐東二十里

二年秋七月楚遣沛公伐秦

懷王令沛公西畧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時秦兵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史記高祖本紀

秋八月沛公入武關九月擊嶢關破之
沛公攻武關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
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
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
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
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止獨其將欲畔恐其士卒不從不
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
南正義曰蕢山在藍田縣東二十五里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漢書高帝本紀

漢王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降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
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

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漢書高帝本紀

沛公入咸陽還次覇上

沛公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覇上史記高祖本紀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處蕭相世家十一月沛公召諸縣豪傑約法三章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漢書高帝紀

十二月項籍入秦軍于戲沛公會籍于鴻門

沛公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覇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于項羽

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覇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良與俱去良曰今事急亡去不義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内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黙然曰固不如也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

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
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于是夜去至軍中具報項王因言曰沛
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善遇
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
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
得復見將軍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因留沛公與飲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珮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不應范增起出召
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爲壽
壽畢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
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者項莊舞
劍其意常在沛公噲曰此迫矣臣請入噲即帶劍擁盾入瞋目視

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與斗巵酒噲拜
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于地
加彘肩上按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
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
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近封閉宮
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
勞苦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欲誅有功之人竊爲大王不取
也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
沛公沛公令張良留謝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
與亞父公乃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
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脫身獨騎與樊噲等持劍盾步走
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

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座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史記項羽本紀○按續漢志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

項籍屠咸陽殺子嬰

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漢書高帝紀羽殺子嬰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韓生說羽令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怒殺韓生荀悅前漢

春二月立沛公爲漢王以秦降將章邯等爲三秦十

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于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史記項羽本紀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漢王之國南鄭

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史記高祖本紀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

意乃使良還行燒絶棧道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絶棧道無還心矣留侯世家

信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信從入漢中韓王信傳

秋七月漢王還定三秦

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爲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因陳羽可圖三秦易并之計漢王大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畤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羽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大怒時張良徇韓地遺羽書曰漢王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漢紀

高帝紀酈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于岐從攻長社先登別將攻旬

關師古曰今旬陽縣西定漢中漢王賜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

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栒邑師古曰栒邑在豳州泥陽酈商傳曹參從

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辨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

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

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曹參傳樊噲從

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于雍南破之從攻

雍斄城擊章平軍好畤從擊秦軍騎壤東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

咸陽至櫟陽樊噲傳周勃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

德攻槐里好畤最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擊章平姚

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周勃傳漢王元年定三秦賈爲將軍定塞

地荆王賈傳灌嬰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還圍章邯于廢丘灌嬰傳

二年十一月漢王徙都櫟陽

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漢書高帝紀

夏四月塞王翟王降楚

漢王悉發關中兵東伐楚羽大破漢軍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漢書高帝本紀

六月作北畤於櫟陽

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史記封禪書

漢兵圍廢丘雍王自殺

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

南中地隴西上郡與關中卒乘邊塞漢書高帝本紀

秋八月漢王會兵擊楚蕭何守關中

漢王以何爲丞相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輙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輙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户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史記蕭相世家

四年冬十一月漢王至自伐楚

漢王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漢書高帝本紀

高祖五年二月即帝位 夏五月還都關中

高帝五年敬過洛陽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陛下

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皐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傷痍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車駕即日西都關中史記劉敬傳

劉敬說高帝都關中左右多勸上都洛陽留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

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世家

秋九月治長樂宮

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漢書高帝本紀

七年春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

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自櫟陽徙都長安漢書高帝本紀

九年冬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於關中

高祖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

中與利田宅漢書高帝紀婁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洋樓煩主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
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
下雖都關中實少人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
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帝
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劉敬傳
十一年春正月韓信謀反呂后詐誅之
十一年陳豨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
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
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
變告信欲反狀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
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

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
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史記淮陰侯列傳
秋十月帝自將討黥布命太子監關中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刼留侯爲畫計留
侯曰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固請爲客上知
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
迎此四人四人至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
說建成侯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
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
西耳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涕泣而言如四人意于是
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長安縣東有曲郵聚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史記留侯世家太子監關中兵上

曰子房雖病强卧而傅之時叔孫通已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

關中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太子衛軍霸上綱目

惠帝元年春正月城長安

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室未暇築城帝元年始築之至五年乃畢

通鑑

三年春城長安

春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六

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隷二萬人城長安漢書惠帝本紀

五年春正月城長安秋九月成

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内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九月

長安城成漢書惠帝本紀

高后八年秋九月吕祿吕産謀作亂朱虚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

誅之
秋高后崩于未央宮諸呂恐爲大臣所誅謀作亂欲廢少帝而立
呂產朱虛侯婦呂祿女密聞其謀告章章乃使人陰告其兄齊王
嬰令發兵西章及興居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誅諸呂立齊王曲
周侯酈商其子寄與呂祿善周勃陳平使人執刼商而令寄說呂
祿曰高帝與呂氏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
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少帝幼足下不
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
綬因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高枕而王
千里此萬世之利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多以爲不便計未
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爲將軍而棄軍呂氏
今無類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之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太

尉周勃復令寄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綬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兵而朱虛侯將卒千人入未央宮斬呂產辛酉斬呂祿諸呂無長幼皆斬之大臣相與謀以爲少帝及諸侯王皆非惠帝子欲盡誅之立齊王議者曰王暴戾虎冠之代王母家薄氏君子也且代王親高帝子於今爲長仁孝聞於天下以子則順以賢則大臣安乃迎代王于東牟侯興居與太僕夏侯嬰陰共入宮中誅少帝於是告齊王令罷兵荀悅漢紀

文帝三年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灌嬰擊走之

三年五月匈奴入冦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史記文帝本紀文帝三年匈奴右賢王入居河

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匈奴傳）

十年冬帝如甘泉

文帝十年冬行幸甘泉（漢書文帝本紀）

十五年夏四月始郊見五帝於雍

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漢書文帝本紀）文帝十三年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後三歲（徐廣曰在文帝十五年）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史記封禪書）

作渭陽五帝廟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

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漢書郊祀志

十六年夏四月帝祀渭陽五帝

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也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鄭氏曰因其所立處以立祠也祠以五牢漢書郊祀志

後二年夏帝如雍

文帝後二年夏行幸雍棫陽宮漢書文帝本紀○棫陽宮按三輔黃圖在扶風

四年夏五月帝如雍

後四年夏五月行幸雍漢書文帝本紀

五年春三月帝如雍

後五年春三月行幸雍漢書文帝本紀

六年冬匈奴寇上郡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于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史記匈奴傳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于是天子乃按轡徐

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
動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
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
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
中尉絳侯世家○按張揖注細柳營在昆明池南

景帝中六年春二月帝如雍祠五帝

春二月乙酉行幸雍郊見五帝漢書景帝本紀

夏六月匈奴寇上郡

李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
中貴人將騎數十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
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

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于旁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漢書李廣傳

武帝建元三年秋九月起上林苑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

門以夜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兎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乃得去後乃私置更衣十二所上以爲道遠勞苦又數爲百姓所患迺使吾丘壽王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内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朔進諫曰夫南山之阻陸海之地也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鄗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桑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大虎狼之虚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馳車騖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堤之輿其不可三

也且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漢書東方朔傳

元光二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時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漢書武帝本紀

立太一祠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史記封禪書

六年夏六月帝如雍

元光六年夏六月行幸雍漢書武帝本紀

元朔二年春匈奴入寇遣衛青等擊走之取河南地

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高闕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漢書武帝本紀）衛青出擊胡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是歲元朔二年也（匈奴傳）元朔二年春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益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史記平準書）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主父偃傳○按高闕在今榆林府北套內）

三月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主父偃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其計史記主父偃傳

○按茂陵武帝陵邑本槐縣之茂鄉在長安縣西北

四年冬帝如甘泉

元朔四年冬行幸甘泉漢書武帝本紀

夏匈奴寇上郡

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畧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畧吏民甚衆史記匈奴傳

五年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

匈奴比歲入上郡朔方所殺畧甚衆元朔五年春上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

公孫賀爲車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王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 漢書衛青傳

元狩元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畤

武帝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 漢書郊祀志 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五足作歌歌之終軍對曰野獸幷角同本也殆將有解辮髮左衽冠帶而化者由是改年曰元狩後越地及匈奴名王率衆來降 白孔六帖

二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畤

元狩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漢書武帝本紀
三年夏徙山東貧民於關西朔方
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虛倉廩以賑猶不足又募富人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關西朔方新秦中七十餘萬口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護費以億計綱目
作昆明池
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吏弄法皆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綱目○按昆明池在西安城南
五年夏四月幸甘泉祠神君
天子病鼎湖甚索隱曰鼎湖宮在藍田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于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大

赦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漢書郊祀志

元鼎二年春起栢梁臺作承露盤

長陵女子先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以悲痛卒祠之有靈說人家小事有驗平原君亦祠之上即位延于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臺舍之漢武故事

四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時

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自夏陽東幸汾陰漢書武帝本紀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

得鼎天子迺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溫乃有黃雲故為異也師古曰中讀曰仲即今雲陽之中山也）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郊祀志）

秋帝郊雍幸甘泉

秋上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顫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去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于太室上遂郊雍幸甘泉（漢書郊祀志）

五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畤遂巡邊

上祠五畤於雍遂踰隴西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

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綱目

立泰畤於甘泉十一月朔郊見如雍禮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漢書武帝本紀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昒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郊祀志

秋九月匈奴寇五原

九月匈奴入五原殺太守漢書武帝本紀

六年冬十月將軍公孫賀帥師出九原

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姓公孫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三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史記匈奴傳

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北巡還祠橋陵

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

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經千餘里威振匈奴還祠黃帝於橋山在上郡周陽縣迺歸甘泉漢書武帝本紀

二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畤

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史記封禪書

夏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

公孫卿曰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于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招來神仙之屬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漢書郊祀志

四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畤

元封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漢書武帝本紀

夏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天子巡邊至朔方使郭吉風告單于單于留郭吉不歸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匈奴單于佯許甘言爲遣太子入漢爲質紿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爲單于築邸於長安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爲漢殺吾使者乃留充國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乃拜郭昌爲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備胡史記匈奴傳

五年夏四月帝如甘泉郊泰時

元封五年夏四月幸甘泉郊太時漢書武帝本紀

太初元年春受計於甘泉二月起建章宮

上以柏梁災故受計甘泉勇之迺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

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漢書郊祀志）

三年秋匈奴寇五原朔方

太初三年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其秋匈奴大入五原朔方殺畧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漢書匈奴傳）

四年起明光宮

秋起明光宮（漢書武帝本紀）

天漢元年春帝如甘泉郊泰畤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漢書武帝本紀）

二年冬詔關內都尉謹防衛

武帝天漢二年冬十一月詔關內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漢書武帝本紀）

四年春正月貳師將軍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

使貳師將軍案漢書謂李廣利也將六萬騎步兵十萬人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匈奴聞悉遷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吾水在朔方郡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史記匈奴傳

太始元年春徙豪桀於茂陵

春正月徙郡國吏民豪桀於茂陵雲陵師古曰此當言雲陽而傳寫者誤爲陵耳○漢書武帝本紀

三年春正月帝如甘泉宮

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漢書武帝本紀江充爲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與語大悅之拜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

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
敕亡素者惟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
信用威震京師綱目
四年夏五月帝如建章宮
五月幸建章宮大置酒漢書武帝本紀
冬十二月帝如雍祠五畤
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漢書武帝本紀
征和元年春正月帝如建章宮
春正月行幸建章宮漢書武帝本紀
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
侯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廼解巫蠱始起綱目

二年夏帝如甘泉宮秋七月太子殺使者江充舉兵反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
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
以爲左右皆爲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
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
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
章贛黄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病避
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并誅
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
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
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
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太子急然德

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候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斬充以狗炙胡巫上林中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漢書戾太子傳

三年春正月帝如雍

正月行幸雍漢書武帝本紀

匈奴寇五原三月遣兵擊之不利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十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邱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城至峻稽山多斬首虜通至天柱山虜引去因招降車師皆引還廣利兵敗降漢紀荀悅前 初貳

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貳師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會有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屈氂要斬東市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遂深入要功北至郅居水上逢左賢王左大將合戰一日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還至燕然山單于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夜塹漢軍前後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 綱目○按燕然山在榆林邊外套內

四年夏六月帝如甘泉宮

六月行幸甘泉 漢書武帝本紀

後元元年春帝如甘泉郊泰畤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漢書武帝本紀

夏六月侍中僕射莽何羅反伏誅

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 括地志云秦林光宮漢甘泉宮也 日上上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漢書金日磾傳

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 是月昭帝即位

二月上行幸盩厔五柞宮上疾篤侍中光祿大夫霍光問嗣焉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曰臣

外國人將令匈奴輕漢三月乙卯拜光祿大夫司馬大將軍日磾
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桑弘羊爲御史大夫與丞相田千
秋俱受遺詔輔少主荀悅前漢紀
冬匈奴寇朔方遣上官桀行邊
匈奴入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漢書昭帝本紀
昭帝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陽人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
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
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
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也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
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
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

而喜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于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漢書雋不疑傳

元鳳元年冬匈奴入寇邊兵擊之獲甌脫王

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漢以爲道擊之即遠去不敢南逐水草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以備奔走欲和親常使左右諷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漢書匈奴傳○按受降城余吾水俱在今榆林套内

宣帝神爵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泰畤

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漢書郊祀志

五鳳元年春帝如甘泉郊泰畤

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漢書宣帝本紀

二年春三月帝如雍祠五畤

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漢書宣帝本紀

甘露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漢書宣帝本紀

二年冬帝如萯陽宮

二年冬十二月行幸萯陽宮屬玉觀漢書宣帝本紀○按括地志萯陽宮在鄠縣

匈奴款五原塞請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咸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位次諸侯王下詔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漢書宣帝本紀

三年春正月帝如甘泉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黄金錦繡繒絮使有司道單于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户之羣皆列觀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車騎都

尉昌騎都尉虎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漢書宣帝本紀○按明一統志光祿塞即五原城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迺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漢書宣帝本紀

黃龍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正月行幸甘泉郊太畤漢書宣帝本紀

元帝初元二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漢書郊祀志

四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漢書元帝本紀

五年春三月帝如雍祠五畤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漢書元帝本紀

永光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廣德上書曰關東困極人民離流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漢書薛廣德傳

四年春三月帝如雍祠五畤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漢書元帝本紀

五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漢書元帝本紀

冬帝如長楊宮校獵

冬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漢書元帝本紀

建昭元年春三月帝如雍祠五畤

三月上幸雍祠五畤漢書元帝本紀

二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漢書元帝本紀

成帝建始元年冬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祠

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義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不宜復修由是皆罷漢書郊祀志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始親祠南郊

正月罷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徙泰畤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

共張繇役之勞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郎官耐罪徒三月祠后土于北郊（漢書成帝本紀）

鴻嘉元年春二月　幸初陵

上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豐戲縣為昌陵縣奉初陵賜百戶牛酒（漢書成帝本紀）

帝始為微行

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埜遠至旁縣鬬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通鑑）

二年春帝如雲陽

鴻嘉二年春上幸雲陽（漢書成帝本紀）

夏徙郡國豪桀於昌陵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帝起初陵集覽云成帝以渭城延陵亭部爲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爲初陵徙民起邑上從其言起昌陵邑徙郡國豪桀五千户於昌陵通鑑

永始三年冬十月復甘泉泰畤及雍五畤

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絶種祠況于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及雍五畤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漢書郊祀志

四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上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户牛酒

鰥寡孤獨高年帛漢書成帝本紀

元延元年春三月帝如雍祠五畤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漢書成帝本紀

二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漢書成帝本紀

三月帝陟西嶽

元延二年三月帝幸河東祀后土既祭行遊龍門登歷觀陟西嶽而歸紀事年表

冬帝如長楊宮校獵

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漢書成帝紀

三年春正月帝如雍祠五畤

三月行幸雍祠漢書成帝本紀

秋帝如長楊射熊館校獵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上長楊賦以風 漢書揚雄傳

四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漢書成帝本紀

綏和元年春三月帝如雍祠五畤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漢書成帝本紀

二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漢書成帝本紀

三月復長安南北郊

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悅憙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漢書郊祀志

哀帝建平三年冬十一月復甘泉泰畤祠罷南北郊

建平三年冬十一月壬子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漢書哀帝紀

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漢書郊祀志

平帝元始四年春二月起明堂辟雍靈臺

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制度甚盛漢書王莽傳

五年春正月復長安南北郊

莽奏復長安南北郊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漢書郊祀志

孺子居攝元年西羌反攻西河

西羌龐恬等怨莽奪其地反攻西河太守莽遣兵擊破之綱目

二年秋七月三輔亂

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斄令劫畧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拜衛尉王級爲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爲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漢書翟方進傳

初始元年春三輔兵皆破滅

正月莽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爲揚武將軍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自謂威德日盛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眞矣漢書翟方進列傳

新莽始建國二年冬十二月起八風臺

王莽簒位二年興神僊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也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師古曰五色禾也谷永所謂耕耘五德也各順色置其方由先鬻鶴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師古曰鬻古煮字也髓古髓字也謂鬻取汁以漬穀子也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僊之術也呂樂爲黃門郎主之漢書郊祀志

天鳳二年春五原兵起

莽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輙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廼定邊郡亦略將盡（漢書王莽傳）

地皇元年秋九月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

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鉅萬（漢書王莽傳）

二年秋莽毀漢高廟

莽感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户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漢書王莽傳）

淮陽王更始元年秋析人鄧曄等起兵攻武關克之

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時析宰將兵數千備武關曄匡
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曄自稱輔漢
左將軍匡右將軍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
莽憂不知所出乃率羣臣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
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甚悲哀者除以爲郎漢書王莽傳
莽遣九虎將軍迎擊漢兵至華陰敗走保京師倉
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内
其妻子宫中以爲質時省中黄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長
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
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鬭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
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
敗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

三虎郭欽陳翬成重收散卒保京師倉漢書王莽傳
鄧葉開武關迎漢兵三輔豪桀共起討莽
葉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與葉等共攻京師倉
未下葉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
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
水走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大姓櫟
陽申碭下邽王大皆率衆隨憲屬縣斄嚴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
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衆皆數千人假
號稱漢將時李松鄧葉以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
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
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
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

者社鬼記之漢書王莽傳

冬十月漢兵入長安共誅莽

莽更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門入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䞍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獲莽當得封故貪之而力戰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犇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闥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袀服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三日庚戌羣臣扶莽之漸臺欲阻池水王邑晝夜戰士死傷畧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見其子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

守莽軍人入殿中譁曰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圍
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𨯳惲王巡戰
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臺
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莽身
支節肌骨臠分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
數十萬皆屬焉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
至以憲得璽綬不輙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
宛漢書王莽傳

二年春二月更始自雒陽遷都長安

鄭興河南人更始立以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爲長史
令興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雒陽興說更始曰陛
下起自荊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

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又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卧雒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決矣後漢書鄭興傳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鐘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劉元傳

延岑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

更始即位嘉遷大將軍擊延岑于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

爲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衆數十萬後漢書順陽侯嘉傳

冬十二月赤眉西入關

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愁泣思欲東歸崇樊崇也等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自武關徐宣自陸渾關兩道俱入後漢書劉盆子傳

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

蕭王將北狥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綱目